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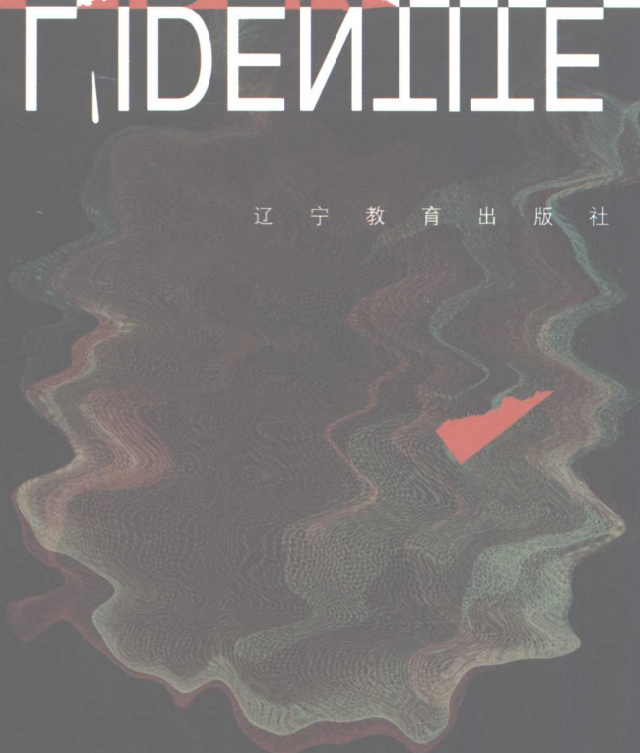
[法] 米兰·昆德拉 / 著

孟 湄 / 译



L'IDENTITE CIVILE

辽 宁 教 育 出 版 社



认

L'IDENTITE
L'IDENTITE

[法] 米兰·昆德拉 / 著

孟 湄 / 译

辽 宁 教 育 出 版 社

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06-2000-3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认/[法]米兰·昆德拉著；孟湄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9（2001.8重印）

ISBN 7-5382-5864-7

I. 认… II. ①米… ②孟…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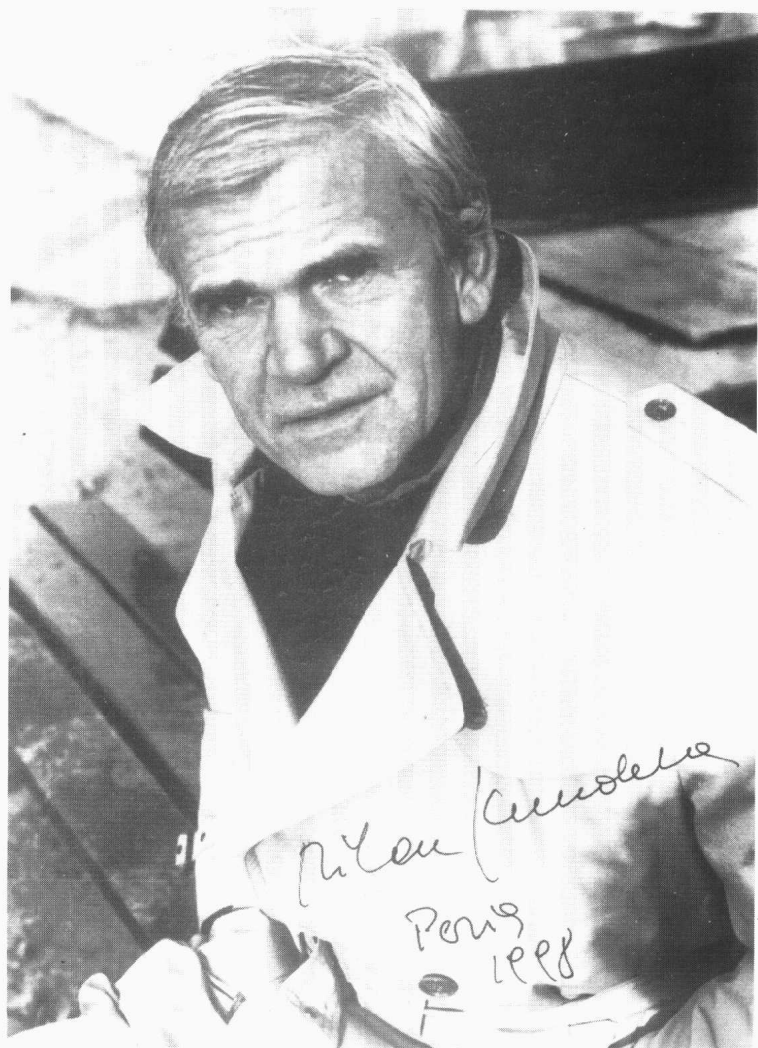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5407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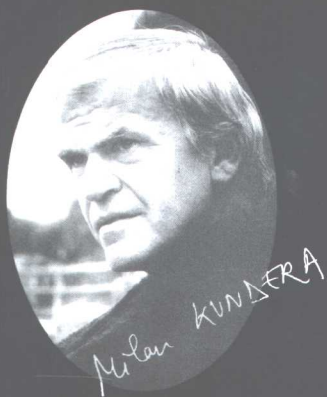
Milan Kundera

L'IDENTITE

辽宁教育出版社经作者授权同意出版简体字中文版

编辑策划 万象书坊
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王之江 夏兰兰 胡大为
技术编辑 王 军
美术编辑 吴光前
封面设计 张 红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出版发行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十一纬路 25 号)
印 刷 沈阳七二二二工厂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8 月第 4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 3¹/₄
字 数 72 千字 插页 4
印 数 18000-23000 册
定 价 6.00 元





1

一个小酒店，在诺曼底海边一座小城里，他们偶然在一本导游书上发现的。珊达尔星期五晚上到，打算单独过一个夜晚，没有让－马克，他第二天中午左右来这里跟她会合。她把一件小小的包放在房间，就出了门，在陌生的街里转了一圈，又回到酒店的餐厅。七点半，大厅还是空的。她在一张桌子前坐下等有人看见她。另一边，靠近厨房的门，两个女招待正谈得起劲。珊达尔讨厌扯高嗓子，便站起身，穿过大厅，在她们俩跟前站住；讨论的题目太让她们激动：“我跟你讲，这已经有十年了。我认识他们。真可怕。而且没有任何痕迹。什么都没有。电视上说这事了。”另一个：“到底会发生什么？——简直没法想象。可怕的是这个。——杀人？——周围全搜了呀。——绑走人？——谁呢？为了什么？那人不是很有钱也没什么地位。电视上都演他们了。他的孩子，他的老婆。真让人绝望。你想到过吗？”

然后她发现了珊达尔：“您知道电视上关于失踪的人有个节目吗？*不见踪影*，这么叫。”

“知道。”珊达尔说。

“也许您看了布迪约家发生的事，他们是这里的人。”

“是，很可怕。”珊达尔说。她不知道怎么把关于一件惨案的讨论转移到庸俗的吃饭问题。

“您想吃饭吧”，女招待中的一人终于说了话。

“对。”

“我去叫店里主管，您先去坐。”

她的同事还在说：“您想得到吗？您爱的人不见了而且您永远不会知道他为什么不见了，这会让人发疯的。”

珊达尔回到她的桌前，酒店主管五分钟后到了，她只要了些冷盘，极简单，她不喜欢一个人吃饭；唉，她真讨厌这样，一个人吃饭！

她切着盘子里的火腿脑子却无法停止女招待们引起的思索：在这个世界我们每走一步都被控制和记录，我们在大商店里被摄像机监视，我们相互间不停地碰来碰去，人甚至不能做爱后第二天不被研究和调查人员询问（“您们在什么地方做爱？”“一个星期几次？”“带不带避孕套？”），在这样的世界一个人怎么可能逃脱监视消失踪影而不留痕迹？对，她熟悉这个节目，它的名字，*不见踪影* 让她感到恐怖，但它是惟一以它的诚恳，它的悲哀让她心软的节目，好像它的参与来自别的什么地方，迫使电视丢掉了所有的肤浅；一个主持人，用严肃的口气，请观众来提供可能帮助发现失踪者的见证。节目最后，人们把以前节目中介绍过的所有“*不见踪影*”者的照片一一展现；其中有些人已经十一年无法找到。

她想象有一天这样失去了让-马克。待在全然不知中，惟一能做的是去想象一切。她甚至不能自杀因为自杀将是一种背叛，是拒绝等待，失去耐心。她注定要在不间断的恐怖中活到自己生命的末日。

2

她上楼进了自己房间，费力地入睡但做了一个长长的梦之后又在半夜醒来。梦里堆满的只是她的过去的那些人：她的母亲（死了已经很久），尤其还有她过去的丈夫（她

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他而且他长得不像,好像梦的导演在试镜的时候搞错了);他和他的妹妹在一起,她爱统治别人并且精力充沛,还有他的新的妻子(她从来没有见过她;然而,在梦里她不怀疑她的身份);最后他向她作了些隐隐约约的情欲的试探,他的新妻使劲地在她的嘴上亲了一下,还试图把舌头从她的嘴唇间伸进去。两个舌头互相地舔从来让她觉得反感。其实,是这个亲吻把她搞醒了。

梦引起的极度的不舒服迫使她努力寻找其中的原因。她被搅得这么心烦意乱,她想,是由于梦把时间的现在时取消了。她充满激情地执着于现在,不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她都不会把过去或将来与现在相交换。正是为此她不喜欢梦:它们把一个不可接受的相等强加在一个生命的不同时代之间,人所经历过的一切因此而处在同一水平从而具有同时性;它们否定现在的优先地位使人对现在不再重视。就像在这一夜的梦里,她的生活的整整一个面都被毁灭:让-马克,他们共同的公寓,他们一起生活过的所有岁月;在这一切之上往日慵懒地伸展开,显现出很久以来她已经与之断绝关系的人们,他们试图用一张庸俗的性诱惑的网把她捉住。她在自己的嘴上觉到一个女人(并不丑,梦的导演在选择演员的时候相当苛求)的潮湿的嘴唇,这让她厌恶得只好半夜里到洗澡间去,用很长时间洗嘴漱口。

3

F是让-马克的一个很老的朋友,他们从高中就互相认识;他们观点相同,什么都合得来并且一直保持着联系。到了有一天,那是好几年前,突然地决定性地让-马克不再

喜欢他,以后就不再见他。当他听说 F 病得很重,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里,他根本不想去看他,但是珊达尔坚持要他去。

看到往日的朋友让人感到沉重不堪:他的记忆中所保留的 F 还是那个在高中的样子,一个脆弱的男孩子,永远穿得整整齐齐,带有一种天生的细致而让 - 马克面对他却像是一头犀牛。他的微妙的,女性化的特征过去曾使他显得比他的年龄要小,现在使他显得很老:他的脸看上去怪诞:小,缩成一团,布满皱纹,像是一个死去四千年的埃及公主的变形的脸;让 - 马克瞧着他的手臂:有一只在做点滴,一动不动,针头插进血管里,另一只在使劲挥舞解释他的讲话。以前从一开始,他看他作手势的时候,就感觉他的手臂和他的小小的身躯比起来显得更小,完全地微不足道,好像是木偶的手臂。这个印象,在那一天,因为加上了说话的严肃更是深刻:F 给他讲述了他持续了好几天的昏迷,后来医生救活了他:“你听过从死亡中过来的人的见证吗?托尔斯泰在一篇小说里说到过。隧道尽头才有光明。那尽头的美令人向往。可是,我跟你发誓,没有任何光明。而且,更糟糕的是,根本没有什么无意识。一切你都知道,一切你都听到,只有他们,医生们,他们不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在你面前什么都说,甚至那些你所不应当听到的。说你完蛋了。说你的大脑没救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我不能说我的精神那时候是完全清醒的。我对一切都有意识但是一切都有些变形,像在一场梦里。有的时候梦变成噩梦。只是,在生活中,这会快快结束,你一喊然后就醒了,但是我呢,我不能喊。这就更可怕了:不能喊,不能在噩梦中喊。”

又一次，他陷入沉默。然后：“我从没有害怕过死亡。现在，不是了。我不能摆脱人死了以后还在活着那个想法。但是不说了吧，不说了，咱们说说别的事。”

到医院以前，让-马克肯定他们俩任何人都不会回避他们决裂的回忆所以他将被迫说几句诚恳的言归于好的话。但是他的担心是徒劳的：死亡的思想使所有别的话题都无关紧要。F 想去谈别的事也没用，他继续地说着他的痛苦的身体。这样的叙述使让-马克陷入沮丧但却没有在他心里唤起任何情感，然而，他内心还是很受震动。

4

他真是这样冰冷，这样麻木？一天，还是在几年前，他听说 F 背叛了他；啊，这个词太浪漫，肯定过分了；无论怎样，这个背叛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在一个会议上，所有人都攻击让-马克，这使他在后来失去了他的工作。那次会上，F 在场。他人虽在却没有说一句话捍卫让-马克。他的那双那么喜欢挥舞的手臂没有为朋友的利益作任何动作。为了不至于搞错，让-马克细心地核实 F 是否果真一言未发。当他获得完全的肯定时，有那么几分钟他觉得无限伤心；而后，他决定永远不再见他；他于是立刻有了大松一口气的感觉，难以形容的快乐。

F 做完关于他的不幸的演说，一阵沉默后，他的木乃伊小公主型的脸庞有了光彩：

“你还记得咱们在高中时的讨论吗？”

“不记得了”，让-马克说。

“你讲起女孩子的时候，我老是听着你以你为师。”

让-马克努力去回忆过去的谈话却找不到痕迹；“我能讲些什么，十六岁的毛头小子，能说出女孩子的什么？”

“我看到自己站在你跟前”，F接着说，“你在讲女孩子如何。你还记得吗，我那时总觉得一个美丽的身体要是变成排泄的机器真让人可怕，我告诉过你我很难受得了看一个女孩子擤鼻涕。我还能看到那时的你：你停下来，瞧着我并且用一种很奇怪的富有经验、诚实、肯定的语气说：‘擤鼻涕？我是只要看到她们的眼睛眨一下，看到眼皮在眼眶上运动，就难受得不行。’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让-马克回答。

“你怎么会忘呢？眼皮的运动。多么奇特的想法！”

但是让-马克说的是真话；他记不起来了。而且，他甚至不去在脑子里找。他在想别的事：这就是友谊惟一的存在理由：提供一面镜子使另一个人可以观看自己过去的形象，如果没有朋友之间的说这说那，那些形象早已消失。

“眼皮，你真的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让-马克说，然后，心里暗想：“你还不明白我不在乎你给我提供的镜子？”

疲劳落在F身上，他沉默不语好像眼皮的回忆使他精疲力尽。

“你该睡了。”让-马克说着站起身。

走出医院，他有一种想和珊达尔在一起的不可抵抗的愿望。要不是他疲倦极了，他会马上就出发。到布鲁塞尔以前，他曾想象要第二天早上在酒店饱饱吃一顿然后不慌不忙地上路，不用去赶。但是见了F以后，他把旅行闹钟拨到了早上五点。

5

经过糟糕的一夜，珊达尔很累，她走出酒店。在去海边的路上，她遇到了一群周末旅游者。他们的队伍总是重复同一幅图像：男人推着手推车里一个婴孩，女人走在他的旁边；男人的面孔风暴后般平静，专心，微笑，稍有尴尬但永远准备俯向孩子，给他擦鼻涕，安抚他的喊叫；女人面孔麻木，心不在焉，满足，有时甚至（无法让人解释地）带有恶意。这幅图，珊达尔看见它以不同的版式再现：男人在一个女人旁边推着手推车同时用专用的背包背着一个婴孩；男人在一个女人旁边，推着手推车，一个婴孩背在肩膀上另一个兜在胸前的袋子里；男人在一个女人旁边，没有手推车，一个孩子领在手上，然后带着三个在背上，胸前和肩膀上。终于，没有男人，一个女人推着手推车；她用一种男人所没有的力量推着，连走在同一侧人行道上的珊达尔也只好在最后一刻跳到一旁给她让路。

珊达尔心想：男人们都爸爸化了。他们不是父亲但仅仅是爸爸，这就是说：父亲而没有父亲的权威。她想象自己去跟一个推着装有婴孩的手推车在背上和胸前另外还带着两个孩子的爸爸调情；趁着他妻子站在一个橱窗前的空当，她去在丈夫的耳边小声地跟他约会。他会怎么做？男人变成了孩子树还会对一个陌生人转过身么？吊在他背上胸前的孩子们对于他们的运载者的碍事的动作不会叫起来么？这个想法让她觉得奇特并让她有了好心情。她跟自己说，我生活在一个男人们永远不再朝我转身的世界。

然后，夹在几个清晨散步者的中间，她到了大堤上：正

是落潮时分；她面前沙的平滩伸展到一公里外。有很久她没有来过诺曼底海边了，她不知道现在海边的时髦的活动：风筝和风帆板。风筝：一块彩色的布撑在极为结实的架子上，放到天上；借助两根线，一只手上一根，可以操纵它的各种方向让它上上下下，飞来飞去，发出巨大的像牛氓一样的声音，然后像一架坠毁的飞机掉在沙滩上。惊奇中她发现放风筝的不是儿童也不是少年，几乎都是成年人。而且从没有女人，总是男人。其实，是那些爸爸！没带孩子的爸爸，成功地逃脱了自己妻子的爸爸。他们不去追自己的情人，而是在海滩上跑，为了玩！她又一次有了勾引的邪念：从后面走近那个拽着两根线，仰着头，观看自己的呼啸的玩具的男人；在他耳边嘀咕一句用最猥亵的词组成的情欲邀请。他的反应？她没有任何怀疑：他会瞧都不瞧她一眼就打起口哨：别捣乱，我有事！

噢不，男人们永远不再朝她转身了。

她回到酒店。在停车场上她瞧见了让-马克的车。在服务台，她听说他已经到了至少半个小时。服务生递给她一个留言：*我提前到了。我去找你。让-马克。*

“他去找我”，珊达尔叹了口气。“去哪儿了？”

“先生说您肯定在海滩。”

6

让-马克朝海边走去，路过一个公共汽车站。那里只有一个穿牛仔裤和T恤衫的姑娘；她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但是她的腰肢却在明显地摆动像是在跳舞。走到她的身边，他看见她张开的嘴：她长长地，没完没了地，打着哈欠；

张开的大窟窿被机械舞蹈的身体温柔地摇摆。让-马克心想：她在跳舞并且她在烦恼。到了堤上，他看见一些男人仰着头在天上放风筝。他们充满激情而让-马克则想起自己古老的理论：烦恼分为三类：被动的烦恼：边跳舞边打哈欠的女孩子；主动的烦恼：风筝爱好者们；还有反抗中的烦恼：烧汽车和砸玻璃的年轻人。

海滩上更远的地方，一群孩子，十二到十四岁，戴着彩色的头盔，头盔下蜷曲着小小的身体，他们围在几辆奇怪的汽车跟前：在交叉的金属架上一个轮胎固定在前方，两个轮胎在后方；在中间，一个矮而长的盒子里，可以平放一个人躺下的身体；在它上面，竖立着一支挂着帆的桅杆。孩子们为什么带头盔？肯定，这项体育危险。但是，让-马克心想，孩子们开的这玩意儿造成最大危险的是对漫步的人；为什么不向他们也建议戴一个头盔呢？因为那些对有组织的娱乐不满的人在烦恼的共同斗争中临阵逃脱所以不值得注意也不配有头盔。

他从伸向沙滩的阶梯走下去细心地朝大海退潮的尽头张望；从远处散步的人影中他努力辨认珊达尔；终于他认了出来；她刚刚站下来观看海浪，驾帆人，云彩。

他走近那群孩子，一个教练让他们坐在风帆车里，车开始慢慢地转圈行驶。周围，其它的车快速穿梭。车的方向只靠一根引导风帆的绳子把握并且在转弯的时候靠它避开散步的人。但是一个笨拙的初学者真的可以掌握风帆吗？那个车果真不会有任何故障到时候随驾驶人的意愿做出反应吗？

让-马克瞧着那些车，他发现两辆当中有一辆以赛车的速度朝珊达尔冲过去，他的眉头皱紧了。一个老年男子

平躺在里面像一个太空人躺在火箭中。在这种横向位置上,他跟前的任何东西他都看不到!她有足够的谨慎来避开吗,珊达尔?他骂起她,骂她生性过于无所谓并且加快了自己的脚步。

她半转过身。但是她肯定看不到让-马克,因为她的动作仍然缓慢,那是一个陷入沉思的女人的动作,她向前走而不看自己的周围。他想朝她喊不要漫不经心,要她注意那些在海滩上来回跑的混蛋车。突然,他想象她的身体被车压了,她躺在沙子上,身上有血,车扬长而去,他看见自己朝她跑过去。他为这个画面激动得果真叫起珊达尔的名字,风正大,海滩无边无际,他的声音没人听见,他可以任自己投入这种情感剧,他热泪盈眶,放声高喊对她的担心,脸哭成一团;几秒钟里他经历着她的死亡的恐怖。

连他自己也对自己奇怪的歇斯底里发作感到惊奇,接着,他又从远处看见她,懒散,平和,安静,富有魅力,无限动人,于是他走出了刚才表演的悲伤剧,他笑了笑但并不嘲笑自己,因为自从他爱上珊达尔她的死亡就和他在一起;他真地跑了起来,一边向她做手势。但是她又停下来,又一次面对大海,瞭望远处的帆却没有注意那个手在头顶挥来挥去的男人。

终于!她转过了头,好像在看他;充满幸福的他又一次挥起了手臂。但是她对他无所谓只是用眼睛追随着亲吻沙滩的长长的海水线。现在她是侧身,他发现刚才被他当做她的发髻的不过是一个人脑袋上的头巾。随着他渐渐走近(脚步突然间不再急切),这个被他以为是珊达尔的女人渐渐变得老态,丑陋,而且可笑地变成另一个人。

7

珊达尔从堤上观望海滩很快觉得厌倦于是决定到房间里等让-马克。她感到浑身实在发懒！为了不破坏重新见面的快乐她想马上喝一杯咖啡。于是她改变方向朝一所水泥和玻璃建筑的房子走去，那里有一个餐厅，一个咖啡馆，一个游戏厅和几个小店。

她走进咖啡馆；音乐震着她，很响。她不太高兴，走在两行桌子中间。大大的厅空空无人，两个男人盯着她瞧：一个，年轻，胳膊撑在酒吧台上，身穿咖啡馆招待的黑色制服；另一个，年龄稍长，大块头，穿T恤衫，站在大厅尽头。

她想坐下来，便对大块头的那一个说：“您可以关掉音乐吗？”

他朝她走过来几步：“对不起，我没有太听懂。”

珊达尔瞧着他，一身疙瘩肉，手臂上纹了画：一个乳房肥硕的裸体女人身缠一条蛇。

她重复了一遍（缓和了她的要求）：“那音乐，您可以把它放小一点吗？”

男人回答：“音乐，它不讨您喜欢？”珊达尔看见那个年轻的这时候走到柜台后面把摇滚的声音放得更大。

纹了臂的男人离她很近。他的微笑她觉得是恶意。她投降了：“不，我对你们的音乐一点儿不反对！”

纹臂人：“我肯定您喜欢它。您想要什么？”

“什么都不要”，珊达尔说，“我只是想看看，您这里很让人喜欢。”

“那么，为什么不呆一会儿？”她身后穿黑色制服的年轻

人用软绵绵得让人恶心的声音说，他又换了个位置：他站在两行桌子中间，惟一走向门口的通道。他声音里的谄媚使她心里产生一种不安。她觉得自己像是在一个陷阱里，再过一会儿，陷阱就会关死。她想赶快行动。要走，她就必须得从挡她路的那个年轻人那里过去。她朝前走去，就像决意直接走向自己的毁灭。看到面前的年轻人微微笑着，她的心跳了起来。只是到了最后一刻那人才挪开一步放她过去。

8

把心爱的人的外表和另一个人混淆。多少回他曾经这样过！永远是同样的惊讶：她与别人的区别真的这么小？他怎么可能认不出自己最爱的人，认不出自己认为无法与他人相比的人的身影？他打开房间的门。终于，他看见了。这一次，没有任何怀疑，是她，但是她并不像她自己。她的脸苍老，目光里令人不解地带有恶意。好像刚才在海边他向着挥手的那个女人要从现在并且永远地替代他所爱的女人。好像他因为没有能认出她来而要受到惩罚。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没有。”她说。

“怎么，没有？你完全变了样。”

“我睡得很差。差不多没有睡着。上午我也过得很不好。”

“上午很不好？为什么？”

“不为什么，真的不为什么。”

“告诉我吧。”

“真的没有什么。”